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四十回 悶佳人空房遭鬼魅 軟浪子借館效鸞凰

瑤台無路可相尋，花徑逶迤柳巷深。井上新桃偷面色，陌頭香騎動春心。
東鄰舞妓多金翠，南國佳人怨錦衾。
試問酒旗歌板地，相思一寄《白頭吟》。

話表金、玉姊妹二人，泣別中秋，一夜同衾，十分纏綿，哭到天明。是八月十六日，金桂要等送了梅玉上轎才搬，梅玉要待金桂出門才去。僱就轎子，只等金二官家迎親轎到。不覺日落，不見孫媒來迎，好不納悶。原來金二官人懼內，怕渾家知覺，各處走覓了一座空樓，打點停當，才來迎親，因此直到黃昏，一頂結採花轎，四個鼓吹，兩對紗燈。

孫媒騎馬披紅前導，後隨著四番官。又是一頂小轎，抬孔千戶娘子的。明知孔家貧窮，俱在門外下馬，街上立著，不肯進宅，立等上轎，吹打起來，圍了一門首人。那梅玉姐從早晨打扮停當，聽得一聲吹打，疾忙穿上金家下來的一套織金袍裙，插戴了珠子冠兒，一似九天神女乘鸞去，三峽仙妃借夢來。那一時婦女慌忙，孫媒歡喜，一齊撮梅玉上轎。金桂姐上前，叫聲：「我的姐姐，從今後離多會少，你只顧前程萬里，可撇下你這薄命的妹兒了！」上前抱住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孔、黎二寡婦亦各傷悲，拜了又拜。孫媒忙來勸個不住道：「姑娘喜事，今日因何啼哭？」梅玉只得上轎。桂姐看著下了簾兒，才回房來。一行燈籠火把，吹吹打打，轎馬人夫，如風的去了不提。

那時黎指揮娘子久已僱下轎子，等得不耐煩，一切傢伙，是昨日搬去的，還有兩張床席，一個鍋，從早晨送去了。只隔著大覺寺二里多路，天色昏黑，叫過老鸞姑子來，把空房門叫他鎖了，母子二人，兩頂小轎，慙哥後隨，提著些零星物件，把皮箱匣放在轎裡，上了轎，到新房子來。早有福清師傅叫兩個小尼姑來送了一斗白米，一斗面，兩束鬆柴，一盤糖點心，一壺茶，等他母子過來，接著他母子的轎進去。可也作怪，金桂姐下轎，進得房來，只見一個穿白衣的秀才，搖著一把金川扇兒，和金桂姐笑了一笑，先進房裡去了。慌得桂姐叫道：「這房裡有個人是誰？」黎指揮娘子道：「哪裡有個人？是你哭得眼花了。」金桂姐進房，點起燈來遍照，果然沒個人影兒，也不在意。小姑子斟過茶來，吃了道：「俺老爺明日還自己過來看黎奶奶。」笑著問詢了回寺不提。

原來這座空宅子，相連有二十間，原是李師師家下人住著，今已二年，沒個正主，因此空閒，倒了一半。後面又是個空菜園，一口古井，甚是空闊，只有黎家母子並慙哥三人住著。前面三間平房，還有許多空房，蓬蒿長滿，門窗俱沒了。那時天氣尚熱，母子二人，坐了一會，因是今日攙撮梅玉出門，都不曾吃飯，就把寺裡送的茶，吃了兩個糖點心，也就睡了。黎寡婦占了東間，金桂姐占了西間。前門無人，著慙哥打了個草鋪兒。一天月色，聽得左右人家吹彈行樂，還賞中秋夜，母子們孤孤淒淒，回房安歇，短歎長叫的，吹滅燈，各人便關上房門睡訖不提。

那金桂想起梅玉來，如何睡得著？脫了上下衣服，搭伏在枕頭上，想道：「冤家，你只顧揚長去了，撇得我冷冷清清。這等時候，你們一對花朵人兒，在燈前月下，吃完了合巹杯，可不知幹什麼勾當。正是脫衣解帶，抓打拿情的時候了。」聽了聽寺裡晚鐘敲過，秦樓楚館，絲竹笙歌，一派的笑聲不絕。金桂如何睡得下，翻過身朝外一看，月色滿床。又想道：「這時候梅玉定睡了，一對新人兒，只好略做些勢兒，斷沒有還坐著做客的理。」罵了聲「狠心的冤家，我教的你那弄人的法兒，只怕你記不真，百忙裡忘了。又怕你守著新人，只當在我懷裡，亂叫起來，倒惹出疑惑來，可不我耽誤了你。」

一時間千思萬想，倒枕睡床，不覺肉麻一陣，又心酸一陣，兩眼朦朧，朝裡睡了。只蓋著一件單衾，把那白光玉股躡在床邊上透些風兒，好不快活。只見一個白臉的秀士披著個白羅衫兒，迎前來一把攔住道：「姐姐，我等了這幾夜了。一對姻緣，今才到手。」金桂夢裡才待細問，只覺得把兩股分開，身不由主，任彼所欲亂送，渾身酥軟，但覺美不可言，四肢軟不能抬，一任他恣意兒撥弄便了。金桂心中美滿，待要問他，牙關緊閉，不能出聲。直弄至雞叫，忽然一推而醒，只見精流四溢，腰軟頭昏，兩眼難開，口中冷氣，絲絲欲絕，天明不能起身。黎寡婦見女兒不肯早起，先叫起慙哥燒水洗臉。見金桂還閉著房門，明知道女兒大了，見梅玉出門，未免有些動念，不好來驚醒他。直至日出三竿，聽得桂姐在床上呻吟，方才推開門進來，正還倒著哩。只見他：

面如金紙唇如蠟，鬢髮蓬鬆腰兒窄。
星眸緊閉懶難睜，玉腕輕盈沉似壓。
海棠著雨不禁風，胭脂零落腥紅帕。
夢裡分明一霎歡，魂飛魄散難繁架。

原來人心不正，百魔俱來，不是外來的魔，即是自己的淫邪魔、情慾魔、恩愛魔、煩惱魔，種種心生，種種魔至。那金桂姐原是金蓮一轉，根基孽障，正在色慾中著迷。自與梅玉二人，柔情不斷，見他先已得夫，吹打而去，想到別人的恩愛，動了自己的邪想，又在空房中，招出那淫魂邪鬼來，乘他妄想，魅他的真精。久則真精耗散，彩盡陽魂，可以喪命。所以婦人不可使他引入邪道，他水性易流，比不得男子，有些血性。

黎寡婦見女兒這個模樣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這樣虛弱？可是為甚的？」伏著枕頭，口對香腮兒，只見他一絲兩氣，渾身冰冷，才待開眼，又睡去了。疾忙燒些薑湯，扶起頭來，灌了兩口，才說出話來，眼流著淚道：「娘，我是做夢哩。」問他是什麼夢，金桂姐搖搖頭，又不說了。扶著穿上衣裳，就有大覺寺福清走過來看。聞得金桂姐不起身，圍了一屋人，也有說是搬的日子衝撞了五道的，替他燒香化紙。胡混到午後，才醒人事了，只是頭暈難抬，吃了一口粥兒，就不吃了。黎寡婦守著驚慌，捱到黃昏，母子二人不點燈，守了一夜，方才無事。從此黎寡婦移過床來，母子同房而睡不提。

卻說那金二官人，生怕渾家母夜叉得知，尋了兩進房子，在天漢橋大街上，是王尚書家一座群樓，各樣床帳衣架俱全。等至天晚，先點起樓上紅紗燈，都掛滿了。設了一大席酒果，請得親戚朋友，俱到新屋裡鬧房飲酒。只聽得吹打之聲漸近，知是新人將到，接出門去，換的一套新樣衣帽，齊齊整整，又是少年，十分得意。

到了門首，新人下轎，孫媒送過花瓶吉市，扶著上樓去。床上掛著大紅紗幔，燒得香煙擲鼻。取過銀壺，斟了一杯合巹酒，金二官人吃了一半，少不得梅玉啟朱唇，露玉齒，略一沾唇，做羞不飲。金二官又笑道：「我都吃了罷。」取來一口而盡。又有那金完顏公子、拓跋舍人許多親厚的番將們，走來鬧房，你敬一盞，我讓一盞，都來看新人，掀裙子，看腳手，鬧個不了，直混到二鼓散去。金二官人也有八九分酒了，上得樓來，掩上房門就寢。岳母孔千戶娘子另有一處管待不提。

這梅玉和金桂在家日夜演習的一套兒風月，合婚譜是爛熟的，早已下床，收拾被褥枕頭，都件件是備就的，故意做出些女兒模樣，坐在床邊，不肯脫衣解帶。那金二官人年少風流子弟，積年在青樓勾搭婦女，件件在行，忙近前去，替他解帶寬衣。梅玉也不甚強掙，由他溫存摟抱。不覺春興齊來，將銀燈一口吹滅，樓上紗窗亮隔，月光照進來，映著梅玉一身皮膚，如凝脂軟玉，美不可言。兩人女貌郎才，十分相配，正是穿花蛺蝶原相逐，並蒂芙蓉本自雙，枕畔鶯燕嬌聲，被底鴛鴦亂滾，俱不必細說。正是寂寞更長，歡娛夜短，那時八月中秋以後，從三更睡起，不覺樂極，相抱而寢，直至日出方才起來。梅玉自去梳妝，孔寡婦進房，看見甚喜。金二官人走下樓去，早有一起少年兄弟們，都來要喜酒吃的。又有張都統、李衙內送來喜糕，煮熟羊肉，燒鵝燒鴨，大壇喜酒，在樓下熱鬧歡笑。如此一住三日，金二官人看梅玉越發風流，梅玉看金郎十分幫襯，或白日間相偎相抱，不等天晚，就上了床玩耍。真是如膠似漆朝朝樂，倒風顛鸞夜夜新。哪知道福過災生，樂極悲至。那梅玉母子也只說道嫁得這個女婿，百般豐足，也就罷了，哪知道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